

在制琴之余,张振远还创办自己的琴院,传承古琴文化,让更多人了解并喜

爱上这门古老的艺术——

守望妙音 传承古韵

左手按弦取音,右手拨弹琴弦,勾剔抹挑间,吟揉绰注,余韵悠远……4月1日,在牡丹区和远堂古琴非遗工坊里,随着市级非遗项目古琴斫制传承人张振远手指轻轻拨动琴弦,空灵苍古的琴声,让人沉醉其中。

古琴,又叫七弦琴,是我国古老、具有代表性的拨奏弦鸣乐器之一,古琴的制作技艺被称为“斫琴”。一床琴的制作需要历经选材、塑形、槽腹、灰胎、擦漆、打磨、调弦等多道工序。

今年33岁的张振远受家庭影响,从小喜欢传统文化。20年前,一次偶然的机遇,张振远在北京香山跟随古琴师邵天泽学习古琴制作技艺。“在老师的指导下,我白天制作琴,晚上学琴艺。”张振远说,古法斫琴所有的线条、弧度都是用铲子、锉刀一点点打磨出来的,用漆方面更是考究,按照传统斫琴法,古琴灰胎要使用天然大漆,这样才能保证声音自然透出来。

“木材是琴的灵魂,直接影响琴的发声效果,古琴通常选用杉木、梧桐木做面板,琴材一定要是干料,最好是老房梁、老木板。”指着屋子里一个个不同制作阶段的半成品,张振远侃侃而谈,“选好了木料,还要经过裹布、上灰胎、打磨、再上细灰胎、再打磨、上面漆、再打磨、推光等多道工序,每道工序都要等前道工序完全阴干后才能进行。”

从一方原始的老木,到一床能发出清雅之音的“圣贤之器”,张振远有着与一方方木料独特的对话方式。“古法斫琴,每一把琴都是有灵魂和温度的。材质、制作环境温度高低的不同,注定每一把琴的音域、音色都独一无二。”张振远告诉记者,为了更好地传承古琴技艺,2016年,他开始发掘菏泽的古琴文化,在曹州古城澄怀书院,教授指导古琴技艺。“菏泽本身就是一座古城,文化底蕴深厚。作为传承人,我有责任和义务面向大众,普及传播纯粹的古琴艺术、正确的习琴理念和正规的弹奏方法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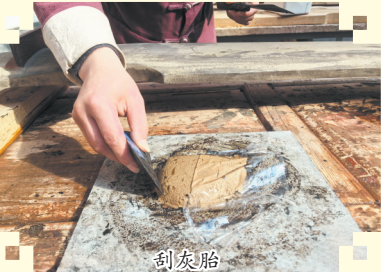
说到古琴的明天,张振远充满了希望:“斫琴亦尽心,古琴要想发扬光大,一定要与时俱进。我在教授学生古法斫琴技艺和古琴演奏技艺的同时,还计划批量生产古琴,让古琴走进千家万户,让千年的古音奏出时代新韵。”文/图 记者 李若生



选材



塑形



刮灰胎



刷漆



调音



塑形



抛光



上弦

清明节的由来及传说

清明节,又叫踏青节。它是在每年阳历的4月4日至6日的固定时间,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,也是人们春游(古代叫踏青)的好时候。

清明节是祭拜祖先,悼念已逝亲人的时间。

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,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。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农历节气,清明一到,气温升高,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,故有“清明前后,种瓜种豆”“植树造林,莫过清明”的农谚。后来,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,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,渐渐地,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。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,也变成了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,清明之日不动烟火,只吃凉的食物。

相传春秋战国时期,晋国国君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承王位,就设毒计谋杀太子申生,结果申生被逼自杀。申生的弟弟重耳,为了躲避祸害,流亡出走。在流亡期间,重耳受尽了屈辱。原来跟着他一道出逃的臣子,也陆续陆续地各奔出路去了,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,一直追随着他,其中一人叫介子推。有一次,重耳饿晕了过去。介子推为了救重耳,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,用火烤熟了送给重耳吃,救了重耳的性命。十九年后,重耳回到晋国做了国君,他就是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。

晋文公执政后,对那些早年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,唯独忘了介子推。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,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,心中有愧,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。可是,差人去了几趟,介子推就是不来,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。可是,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,只见大门紧闭。介子推不愿见他,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(今山西省介休市东南)。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,没有找到。这时,有人出了个主意说,不如放火烧山,三面点火,留下一面,大火烧起来介子推自然会自己走出来。晋文公就下令放火烧山,大火烧了三天三夜,始终不见介子推出来。大火熄灭后,众人上山察看,只见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被烧死了。晋文公望着介子推母子的尸体大哭一阵,准备安葬遗体,却发现介子推用脊梁堵着柳树树干,洞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掏出一看,原来是一片衣襟,上面题了一首血诗:

割肉奉君尽丹心,但愿主公常清明。
柳下作鬼终不见,强似伴君作谏臣。
倘若主公心有我,忆我之时常自省。
臣在九泉心无愧,勤政清明复清明。

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,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。为了纪念介子推,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名为“介山”,在山上建立祠堂,并把介子推母子殉难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,晓谕全国,每年这一天禁烟火,只吃寒食。

晋文公下山时,让人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,到宫中做了一双木屐,每天望着它叹道:“悲哉足下!”(“足下”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,据说“足下”一词就是来源于此。)

第二年,晋文公率领群臣,素服徒步登山祭奠,表示哀悼。行至坟前,只见那棵老柳树死而复活,绿枝千条,随风飘舞。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,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。他敬重地走到跟前,珍爱地掐了几枝柳枝,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。祭扫后,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“清明柳”,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。

以后,晋文公常把血书带在身边,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右铭。他勤政清明,励精图治,精心治理自己的国家。

此后,晋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,对有功不居、不图富贵的介子推非常怀念。每逢介子推的忌日,全国禁止烟火来表示纪念。从此以后,寒食、清明成了全国百姓的隆重节日。每逢寒食,人们不生火做饭,只吃冷食。在每届清明,人们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,把柳条插在房前屋后,以示怀念。

时光荏苒,斗转星移,经过几千年的传承,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——清明节完整无缺地继承下来了。

魏建国



民间故事

菏泽地名前世今生

王

王花园村位于曹县城西北25千米、韩集镇政府驻地西南2.1千米处;全村总面积0.47平方千米,其中耕地面积0.33平方千米,村落占地0.14平方千米。聚落呈东西长方形,有东西街三条,主大街长约320米;南北大街长约130米。全村110余户,440余人,均为王氏。

王花园原名吕花园。《曹县地名志》王花园词条载:明洪武四年,王成自山西洪洞王家楼迁曹县西北三官庙,其后裔再迁曹县西北50里吕花园,后吕姓迁走,更名为王花园;著名烈士王法礼生于该村。

王法礼(1904.4—1940.8),幼年父母双亡,靠吃百家饭度过了童年。后跟人识字习武。1921年初,他组织周边村庄的10多位富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揭竿而起,成立绿林义勇队,自任队长。1936年10月,鲁西南党组织奠基人之一的于子元,来到曹西北,与在韩集北门里鄆家祠堂教书的程力夫取得联系,他们以鄆家祠堂为据点,建立起地下党组织。王法礼多次到鄆家祠堂,接收党的教育。于此,他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,并于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后任曹县抗日救国互助会分会会长、鲁西南勤好武工队队长。王法礼带领勤好武工队在鲁西南地区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、汉奸和土匪,狠狠打击了日伪、汉奸的嚣张气焰,有力地保护了根据地的人民群众。

1940年秋,我主力部队北上后,盘踞在鲁西南的国民党顽军趁机从四面八方向我鲁西南根据地进犯,开始了著名的“红三村保卫战”。为保住三村第一道防线,地委派王法礼带十几个战士,驻守我根据地边沿区的沙庵村。王法礼带领战士和民兵们抱着决一死战的信念,面对国民党曹县县委书记、保安团团长王子魁率领的伪曹县保安大队500余人的强大敌人,毫无畏惧,顽强抗击,坚持了一整天,一连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,给敌人重大伤亡。翌日深夜,王法礼带领大家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,左杀右冲,拼死决斗。他的子弹打光了,砸坏匣枪,操起大刀和敌人肉搏,一连放倒了十几个敌人。终因身负重伤,寡不敌众,落入敌手。凶残的敌人把他绑在树上活活烧死。

王花园村不仅是著名烈士王法礼的桑梓,也是闻名全国的《医德医风规范三字经》创作者王献华的故乡。

王献华自幼爱书买书读书,家藏诗书上万。成为卫生管理研究助理研究员后,他深耕医院文化建设与管理三十年,呕心沥血、精心创作的《医德医风规范三字经》,以三字经的形式展现,分行为、卫生、服务、礼仪、语言、清廉、文化、修养、考评、楷模等12篇章,总计2349字,被誉为卫生健康界的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和《新医学三字经》。

培养出王法礼、王献华的王花园村,隶属田村都,属属田村里,民国时先后隶属于曹县第十区、齐滨县第三区、曹县第六区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先后隶属于王花园初级社、陈井高级社、韩集乡、燎原人民公社、韩集人民公社、韩集镇。

王花园村东临田村(田堆王村至田代庄村)路,陈王村道贯穿东西,依靠便利的交通,大力发展蔬菜产业,成为闻名的蔬菜专业村。依靠蔬菜种植,村民过上了宜居宜业的幸福生活。
鄆鸿 张荣昌

鲁西南风情

儿歌曰:老家的井,是老井,爷爷的爷爷打的井;井里的水,是甜水,爸爸的爸爸留的水;担水的筒,是木筒,祖祖辈辈挑水用这筒。我喝了这筒里的水,傻瓜变成了机灵鬼。

过去农村不通自来水,庄稼人吃水要到井台上去挑。井台一般由青石板砌成,块块条石高出地面,以免下雨时脏水流进井中。再者,石板砌成的井台不太湿滑,以免打水人滑倒坠落井中。即便如此,打水仍是一件艰苦的工作,尤其是用井绳把筒放到井底水面,水筒只会在水面上漂浮着,没有一定的技巧是不会取到水的。有经验的老农,会把井绳左摇右甩,趁势一松手,水筒就会口向下切入水中,再用力提上来,就是一筒甘冽的清水。

少年的我常常想,打水都这么困难,挖这么深的井一定更不容易,需要挖多深的大坑,才能砌出这么深的水井呢?后来才知道,庄稼人打井也不需要挖很大的坑。砌井之前需先选定水脉旺盛之地,然后用厚木板拼接成一个厚厚的圆形托底,之后渐渐往木托底上砌砖,砌砖不能加灰浆,并让砖之间留着宽宽的缝隙。待砖垒到半米高左右时,开始在水托盘底下掏土,木托盘便慢慢下沉,待沉下一段,再加垒几层砖,如此反复,将土掏到十多米的深度时,井便打成了。此时地下水顺着砖缝渗进井底。最初几天,要反复不停地往上提水,名曰洗井,目的是疏通泉道,让泉眼周围大量的泥沙随水提出来,洗井两天后,井水不再浑浊,开始变得清甜甘冽了。

如今,村村都通上自来水管,水井经过压水井的变迁,已经彻底销声匿迹了。
文/丁明烨 画/王世会



井台插图

砌井

单卷:寓教于乐的鼻祖

单卷,别名善卷,传说是中国上古五帝之一舜的老师,因此又称舜师。

舜师单卷为远古游牧于菏泽“四泽六水”之地的东夷族影响较大的政治领袖、氏族首领。

单卷有德行、有才华,被族人称谓单父。我国古代,“父”是对备受大众崇拜的男子的尊称。

尧得天下,闻单卷修行非凡,颇受爱戴,即尊崇侍奉之。尧把天下让给舜后,舜亦亲近单卷,欲禅让。单卷婉拒,道:“余立于天地之中,冬日衣皮毛,夏日衣葛纻;春耕种,形足以劳动;秋收获,身足以休息;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逍遥于宇宙之间而心意自得,吾何以天下为哉!悲夫,子之不知余也!”

《单卷志》记载,无拘无束、安闲自得的单卷是单县古代文化娱乐的鼻祖。

单卷制作了一种可以自娱自乐的玩物叫壤,发明了名谓“击壤”的娱乐活动。

壤,用木头做成,前宽后窄,长一尺余,形如鞋子。玩乐时,先将一壤插在地上,然后在

其三十步远的地方站定,用另一只壤击之,中者为胜。

为此,单卷还创作了《击壤歌》: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!”

击壤娱乐活动在鲁西南一带流传,后来民间盛行的当崩(又称打崩)即是击壤的承继演变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,当崩曾流行于单县农村:将一根短木棍两头削尖,放在地上,单手或两手握住一根长约50厘米的木棍,举起对准地上的短木棍尖头一敲,短木棍腾空而起,然后用长木棍猛击,短木棍“嗖”地飞向远方。这种多人参与的技巧和力气的较量,以短木棍击出远近为胜负。

寒冷时节,当崩是一项极好的驱寒运动,是如今中老年人记忆犹新的乡愁。

尧舜时期,琴、瑟、韶、箫已经出现,主要是达官贵人享受的乐器,平民百姓无福消受。

当地有一种鸟,貌似鹤鹑,但比鹤鹑小,会飞还跑得快,百姓称其为“地猫牛”。



单县三元广场的“单卷教化于民”主题情景雕塑

民间传说,单卷偶然发现“地猫牛”会用嘴吹蚂蚁窝,发出呜呜的响声,悦耳动听。于是,单卷用胶泥捏成了一种叫壤的乐器,将“地猫牛”吹蚁窝的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。

后来,壤改变为陶土烧制,也可木、骨或石刻制,为鸡蛋形状,有一至十几个音孔,并逐渐演变为儿童吹的乐器“响皮”。直到20世纪80年代,这种“响皮”还盛行于鲁西南广大农村。

壤,曾受誉“礼乐之祖”,被称为“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之一”。20世纪90年代,壤及壤乐列入国家非遗目录,随着物质充裕和娱乐丰富时代的到来,当崩、响皮等民间娱乐形式逐渐消失。

单卷居住单县期间,这一带“天下太和,百姓无事”。乐器的出现及娱乐活动的开展,

一些人沉溺其中,往往夜不寐、夙不醒,恍恍惚惚,不稼不穡,辍学废业。

单卷发现后,逐渐编出一些歌谣让大众传唱,寓教于乐,教化于民,从而遏止了浮华奢靡之风。他教诲族人顺应自然,春耕种,夏锄耘,秋收获,冬藏储;早浇灌,雨排涝;晨则起,昏则定,顺天应人,否则就会受到上天(大自然的)惩罚。

单卷的教化效果显著,人们迷途知返,勤于耕种,忙于家务,劳逸结合,举家和睦,社会稳定。单县一带由此成为人烟浩穰、盈车嘉穗、民风淳朴的宜居之地。

为纪念单卷,弘扬其懿范,此域称为单父,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明代洪武元年(公元1368年),方才定名单县。
文/图 刘厚珉

回到历史深处

